



龙人◎著

出身神秘的无赖少年林渺，凭着无人能敌的勇敢
及超凡的智慧，历经千战终成一代无敌皇者

全球最好看的东方玄幻小说之一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的成名巨作

南海出版公司



國人必讀

他是中國當代文學大師，也是凡·高式的畫家
他是中國畫家，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大師

全球最好看的東方玄幻小說之一

大陸文壇巨擘第一人謝曉峰代表作

臺灣首創出版

霸汉

4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霸汉. 4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5

ISBN 978-7-5442-5477-9

I. ①霸…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927 号

BA HAN 4

霸汉 4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477-9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四十六章	金蝉脱壳	1
第四十七章	为爱搏命	21
第四十八章	邳城故人	40
第四十九章	护花任务	61
第五十章	真火之劫	79
第五十一章	武皇初显	94
第五十二章	天生将才	111
第五十三章	泉城之主	131
第五十四章	治城之略	148
第五十五章	再次南行	167
第五十六章	鬼影杀手	186
第五十七章	松鹤道长	205
第五十八章	怒杀鬼影	225
第五十九章	霸王樊崇	246

第四十六章 金蝉脱壳

“不知公子师承何门呢？”迟昭平淡然问道。

“无门无派，这个很重要吗？”林渺漫不经心地反问道。

“当然不重要，重要的却是公子何以甘于屈居人下？”迟昭平怪怪地笑了笑。

“迟帮主高估我了。”林渺也不置可否地应了声。

“昨夜公子可否看见那彗星经天？”迟昭平意外地问道。

“正值未曾熟睡时。”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公子近日必有麻烦，如果有用得着黄河帮的地方，昭平愿意尽力！”迟昭平意味深长地望了林渺一眼。

林渺一怔，随即淡淡一笑道：“帮主好意我心领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不会客气。”说完，顿了顿，接道：“就到府外了，恕我不远送！”

迟昭平笑了笑，头也不回地大步跨出府外，立刻有马车来接。

望着迟昭平乘马车而去的身影，林渺思忖了半晌，他不明白，为什么迟昭平知道他近日必有麻烦呢？

“贤应公子在何处？”林渺收摄心神，向一旁的府中家将淡然问道。他心中所记挂的，仍是白玉兰。

“在后花园！”那家将虽只见过林渺几面，却知道此人颇得王郎欣赏，被王郎视为上宾。是以，他回答得甚是客气。

林渺并不太熟悉王郎府中的情况，但大体位置还是能够把握住。

王郎府中的后花园，便像皇宫内殿一般，四季皆有花香，亭、池、榭、山、曲径……一切的一切，将整个后花园点缀得雅致而清幽，美好而别致。

此刻的王贤应是又急又恨，白玉兰对他不冷不热，心中根本就没有他，可是他却无法对白玉兰发脾气。他恨林渺，白玉兰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知道，也知道白玉兰心中只有林渺一人，但他心中积怨之下，更要得到白玉兰，即使是得不到她的心，也要

得到她的身体！他要将所受的一切怨气积在婚后再在白玉兰身上发泄。不过，这一刻他仍要以笑脸相对，因为白善麟尚在，而白玉兰还未嫁入他王家。

后花园之中的梅花暗香浮动，气息极为清爽，并没有护卫，或许是王贤应不想有人打扰他与白玉兰两人的世界，或是怕别人看到他在白玉兰面前遭受冷遇的样子，是以，他喝退了花园之中所有的护卫。

“贤应公子！”王贤应说了一堆讨好白玉兰的话却没有效果，正在暗恼之时，林渺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鼓之中。

“叫你们不要进来打扰我，难道你们都是聋子不成？”王贤应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出气的人。

林渺不惊不恼，缓步行了过来，淡淡地道：“公子何用发这般火？老爷子想让姬先生给你推算一下命理，是以让我来请公子到会客厅去一趟。”

王贤应本来窝了一肚子火，但却见林渺那不惊不躁、沉稳如山岳的样子，心中的火又发不出来了。不知为什么，在他面对林渺的眼神之时，有一种心虚的感觉，是以，训斥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同时他也知道，林渺便是昨夜在宴会上大出风头的那个年轻人，自王昌口中得知这年轻人极得他父亲看重，无论武功还是才智胆量皆是一流。是以，他也不能不认真估量林渺。

“是你呀，你回去告诉我爹，说我马上就到！”王贤应冷着脸道。

“老爷子说，请公子和白小姐立刻就去！”林渺说着目光投向白玉兰。

白玉兰心神倏地一震，林渺那锐利的目光让她有种似曾相识之感，那种神态和气质也似乎很熟悉，只是她根本就不敢想，而只是避过林渺的目光，神情冰冷如寒霜。她并不想说话。

王贤应见林渺神情肃然，不由得扭头望了白玉兰一眼，他明白姬漠然乃赵地第一星相大师，能得其推算命理，这是极为难得的机会。而父亲王郎让他立刻去很可能还有深意，他很清楚自己父亲的野心。

“玉兰，我们一起去吧！”王贤应有些低声下气地道。

“你们去吧，我只想在这里静一静！”白玉兰漠然道。

“难道白小姐就不想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吗？”林渺淡然问道。

“知道又如何？生命本空无，明天发生怎样的事情都是一样！”白玉兰不屑地蹙然一笑道。

“既然生命本空无，明天如何发展并不重要，那白小姐又何必如此蹙然不乐？生命本空无，世情岂不虚？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仅一念之间，白小姐如此蹙然不仅伤自己，也让贤应公子和家人担心，这又是何苦？”林渺悠然道。

王贤应眼睛一亮，林渺竟说出这样一堆话来，确实让人深思。

白玉兰也为之一震，目光再次投到林渺的脸上，她竟自林渺的眸子里捕捉到了一丝奇异的情感，那般熟悉而亲切，她心中顿时掀起了一阵狂澜。

“是啊，梁木说得对！”王贤应也附和道。他似乎感觉到白玉兰的口气松动了，是以，他想趁热打铁，同时，他也暗赞这个年轻人确实思想独特。

白玉兰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渺一眼，吸了口气道：“好吧，我跟你们去。”

王贤应大喜，向林渺投以感激的一瞥，可是他却发现林渺的脸上升起一丝古怪的笑容，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之时，便觉腰际一麻，随即颓然倒下。

“你……”白玉兰吃了一惊。

“玉兰，我是阿渺，快换下他的衣服！”林渺的声音顿变，急促地道。

白玉兰大喜，刚才的感觉并没有错，这个神秘的年轻人竟正是她日思夜梦的情郎，她怎么也想不到林渺居然先一步混入了王郎的府中，此刻哪还犹豫？

林渺扒下王贤应的外衣和靴子，然后迅速将其躯体塞入一个假山洞中，再赶来，白玉兰也已脱下了外衣，换上了王贤应的靴子，头发盘起，以王贤应的方巾打了个英雄结，却无法掩饰其脱俗绝艳的容颜。

“阿渺，真的是你吗？”白玉兰望着林渺，却有些不敢相认。

“小傻瓜，当然是我了。我说过，就算抢，也要把你自王贤应的身边抢走，你是我的！任何人都别想夺走！”林渺一把将白玉兰拥入怀中，心中涌出了无限的豪气，尽管他并未占有白玉兰，但却已将其看成了自己的女人。他没有保护好梁心仪，而成了这一生的遗憾，此刻，他绝不想让任何人再伤害他的女人。

白玉兰泪水哗地一下子便流出来了，这些日子的委屈仿佛一下子迸发了出来。

“戴上面具！”林渺想起了什么似的，迅速自怀中掏出一张薄薄的面具道。

白玉兰展开一看，愕然道：“王贤应？”

“不错！”林渺点了点头。

“你早有准备？”白玉兰见到这张早就做好的面具，讶异问道。

“我昨晚动手做的！”林渺笑了。

白玉兰更喜，迅速戴上面具，林渺却抓起地上白玉兰的衣衫也塞入一个假山洞之中，这才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再擦干白玉兰眼眶边的泪水，笑道：“贤应公子，我们到邯郸大街去逛逛吧。”

“正合我意！”白玉兰压低声音，却有点怪腔怪调。

“不行，你少说话为妙，我们快走！”林渺一听，皱了皱眉头。

有爱郎在身边，白玉兰心情大为放松，毫不介意地笑道：“那我就尽量不说话了！”

“这才是我的好玉兰，走吧！”林渺说完，率先跨出后花园。

林渺知道，此刻王郎定是在向姬漠然请教那彗星之兆，他很明白王郎的野心，而

这样一个深具野心的人，必会在意天命，而姬漠然那番真主可能会出现北方的言论更是深深地触动了王郎的心，是以，他怎会错过这次姬漠然来他府中的机会？

当然，对林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少了王郎和白善麟的干涉，走出王府的可能性便大多了。他对自己的易容之术极自信，连秦复都夸他的天资。这数月来，他对易容之术已经基本上参透了。

今天是大年三十，府中人个个都为新年而忙，处在一片节日的喜庆之中，或者说，这些人正在为下午的祭典而忙。

一年的最后一天，王郎府上都要举行一次祭典，是以，府中的人都很忙。

林渺两人一路走出几重大院，并没有遇上什么重要人物，但这些人皆向白玉兰这假王贤应躬身施礼，倒没人瞧出半点破绽。

“应儿！”一声娇喝自林渺身后传来，林渺只感到一阵头皮发紧，来者竟是王郎的夫人，王贤应的母亲曾素巧。

白玉兰停住脚步，转身，她的头皮也发紧，但她认识这位大夫人，忙施了一礼，压低声音道：“娘叫孩儿有何吩咐？”

林渺虽然心中发紧，但听白玉兰的音调倒有五分像王贤应，也暗自庆幸，忙跟着施礼道：“梁木见过大夫人。”

曾素巧望了“梁木”一眼，淡漠地问道：“你便是昨日入府的梁木？”

“正是晚辈！”林渺强作镇定地道。他真怕白玉兰露了馅，那时，他便不得不闯出重围了。他打量了一下曾素巧身边的几个俏丽小婢，一个个都以一种极怪的目光打量着他，似乎对林渺极感兴趣。

曾素巧也以同样的眼光打量着林渺，对林渺高大且略显雄伟的身材颇有感触。半晌，她才笑了笑道：“果然是一表人才！”

“谢谢大夫人夸奖！”林渺恭敬地道，心中却在暗骂，你这臭婆娘，什么时候不好出来，偏偏要在这种时候出来坏事，真是个扫帚星。

“应儿，兰儿呢？你一个人要去哪里？”曾素巧淡淡地问道。

“兰妹在宴会厅中。”白玉兰尽量让自己把声音压低。

“是啊，老爷子让我跟公子去姬先生府中取罗盘和卦坛，想让姬先生测算昨夜彗星天兆！”林渺忙抢过话头答道。

“孩儿正是欲去姬府一趟！”白玉兰忙附和道。

“原来如此，你的嗓音怎么了？怎么声音变得怪怪的？”曾素巧惑然问道。

白玉兰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不过她还没开口，林渺却笑了起来。

曾素巧的目光顿时转向了林渺，那几个俏婢也讶异地望向林渺，不知林渺怎在此时发笑。

“你笑什么？”曾素巧有些愠色地问道，她觉得这个梁木很是无礼，居然在她问正事之时发笑。

林渺脸色微变，望了白玉兰一眼，故作为难道：“我不敢说！”

“有什么不敢说？快说！”曾素巧也有些讶异地望向其子“王贤应”，她不知道这之中有什么古怪，但直觉告诉她，这很可能与她的儿子有关。

林渺又望了白玉兰一眼，装作怯怯地道：“公子之所以嗓音发哑，是因为刚才吃了太多辣椒之故，晚辈想到白小姐逼公子吃辣椒的样子，就忍不住发笑了，还望夫人恕罪！”

“哦，辣椒辣成这样了？”曾素巧讶异地问道。

那几个俏婢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白玉兰想到林渺居然想出这样的怪话，又是好笑又是好气，禁不住脸真的有些红了。

“光辣椒自然还没事，可是公子刚才立刻喝了热酒，这就火气冲喉，声音自然有些暗哑了。”林渺又道。

“是吗？”曾素巧释然问道。

“是的，娘，你不要怪兰妹！”白玉兰忙答道。

“看你，也是个男儿！兰儿也真是的，这样的法子也想得出来。”曾素巧又好气又好笑。

“孩儿……”

“好了，你不要说了，我不会怪兰儿的，我要去找她好好谈谈，你去办你的事吧！”曾素巧见爱子“王贤应”吞吞吐吐，并无怀疑，打断他的话淡然道。

“谢娘！”白玉兰心中大喜，忙道。

“那晚辈回来再向夫人请安了！”林渺也微松了口气道。

“好，你回来与应儿一起来见我，我有事找你！”曾素巧道，说完转身悠然而去。

“是！”林渺与白玉兰相视望了一眼，都长长地松了口气，见曾素巧转身离去，他们也立刻转身而行。

此刻，他们唯有以最快的速度赶出府门，然后开溜。如果曾素巧在客厅之中没有找到白玉兰的话，便立刻穿帮露馅了。那时，不只是王郎会来寻找，白善麟也绝不会甘休，整个邯郸城只怕会闹翻过来。不过，这一切，林渺并不管，他只要将白玉兰带出邯郸，带到安全之地，然后找个无人的地方安静地住一段时间再从长计议。他并不在乎得罪谁，更不惧白善麟，他当初对白善麟还有一丝尊敬，现在却只有鄙视。

“公子好！”

白玉兰正习惯性地漠视之时，林渺却对那上前问好的侏儒吩咐道：“快给公子备

马，他要去姬府！”

白玉兰讶异之际，那侏儒忙应了声，快速退了开去。

林渺心中暗喜，在这快出府门之时居然遇上了鲁青，这确实是再好不过了。

白玉兰一脸疑惑，但见林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也便放心，知道林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吩咐这件事。

官兵大败，这一役，甄阜和梁丘赐几乎是全军覆灭，不仅数万官兵被杀，连甄阜和梁丘赐也都战死。这可以说是绿林军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不仅胜得轻松，而且缴获粮草军器马匹无数。

属正死守新野集而侥幸存活，但是义军势如中天，战意如虹，仅他守于新野集的数千人，根本就没有战的可能，在收到逃兵带回甄阜和梁丘赐皆战死的消息后，他也吓破了胆，哪里还有心情守新野集，仓皇收拾物资返回涪阳城外与严尤合兵。

与王常合兵的义军又有数万之众，加上一些收编的降卒，兵力也不少，更重要的是这新胜的锐气，使义军一扫颓气，变得斗志昂扬。

这些日子来，义军一直都在挨打，一直都处于绝对的下风，自宛城大败之后，他们几乎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可是便在王常合兵的这一刻，他们却取得了让他们骄傲的战绩。

降敌近万，杀敌数万，还杀了对方两员不可一世的大将，这之中的感觉几乎有天壤之别。

所有人都在庆幸有王常合兵，每个人也都尝到了合兵的甜头，而这些人则对王常有着无比的感激，没有王常，他们便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是无法见到明年的阳光，可是现在一切都改观了。

王常这一战所安排的策略和战术确实让人无法不信服，其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王常所带来的。不过，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义军任重而道远，即使是杀了甄阜和梁丘赐，可仍有严尤、陈茂和属正这等名将，官兵的力量尚比他们强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以，胜利可以让人激动，但胜利之后，仍有许多俗务让人头大，而眼下义军所面对的，便是这些头大的俗务。

刘玄和王凤本想乘胜直捣涪阳，缓解涪阳的危机，但是王常却坚持要编制新军，定军规，正法纪之后才能起兵，否则他便会带下江兵战士回宜秋。

刘寅和刘秀也赞同王常的做法，刘玄和王凤也没办法，因为当初在联兵之前，他们便已经答应了王常的五个条件，现在自不能反悔，否则王常若真是领下江兵回了宜秋，他们仍逃不过散伙的命运。凭他们的残兵，绝难对付严尤，而刘寅很明显站在王常一方，是以，他们只好放弃乘胜追击这诱人的想法，而掉头整顿军规，正法纪，将

所有的战士再重新编制，虽然仍以下江兵和春陵军的形式，但是每一旅、每一营的编制却更加齐全，其军层次分明，不会有半点马虎。

王常的军中早就是这般编制，一切从严，是以下江兵整体看上去绝没有半点松懈的风气，王常治军一向以严格著称，是以其战斗力也是绿林军几支义军中作战能力最强、内部协调最好的一支。

王凤并不是一个擅长治军的人，尽管带兵打仗对他来说并不难，但是要谈到治军，整顿军纪，他却有力用不上。

刘玄虽有治军之才，却没有治军的魄力，若是王凤反对，他一般不会坚持要治军，这便是他的弱点，但才能他是有的，眼下王常和刘寅重整军纪的决心已成不可逆转的事实，他倒也能帮上一些忙。

王常、刘寅和刘秀则是治军的绝对骨干，刘秀曾游学四方，熟读兵书战策，无论是历法还是军略，都有着过人之处。谈到治军，现在倒成了他发挥才能的舞台，而他提出的许多建议都被刘寅、王常和刘玄所欣赏。

刘玄对这位堂弟倒是极有好感，因为刘秀一直都极为尊敬他，而他比刘秀大上近十岁，是以对刘秀既有兄弟之情，又有子侄之义，对于刘秀的才学，他一向极为看好。

刘秀虽然娶回了曾莺莺，但因一直都在征战，很少照顾到曾莺莺，只是让她呆在春陵，现在终于松了口气，却又置身于义军改编之中，他很难抽出机会回去看曾莺莺，这让刘玄和刘寅比较佩服，如此娇妻，能够忍而不见，以大局为重，这使军中之人对刘秀大有好感。

林渺走出王府的大门，与白玉兰相视一笑，长长地松了口气之时，鲁青已赶出一辆大马车自后门绕了出来。

“请上车！”鲁青一挥马鞭，意味深长地道。

林渺想也不想，拉起白玉兰立刻上车，车子马上远驰。

“快，摘下面具！”林渺说话间先抹去自己脸上的易容膏，将外衣脱下，拿出易容工具，在摘下白玉兰脸上面具之时，迅速为其再度易容成一个中年书生。

“鲁青，你将马车驰出城外，然后自己设法与耿信和任泉联络，我们先下车了！”林渺隔着车厢沉声吩咐道。

“小的明白！”鲁青沉声应道。

“很好！”林渺露出欣然一笑，向白玉兰道：“我们下去！”

“吱……”马车在一胡同口停下，林渺和白玉兰以最快的速度掠下马车，没入胡同之中。鲁青却已驱车向城外急速赶去，而此刻自王府的方向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之声。

“我们去哪里？他们追来了！”白玉兰担心地道。

林渺吸了口气，笑了笑：“我们先去找几个朋友，然后去信都！”

白玉兰露出幸福的笑容，至少，她此刻是跟爱郎在一起，她不用担心其他的任何事情。她相信不会有任何事情能够难得了林渺，这是基于内心最真实的信任。

“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无论是天涯海角！”白玉兰认真而欢悦地道。

“当然，我怎能再弃你而不顾？也舍不得！”林渺也笑了，然后拉住白玉兰的手快速向耿信的宅中赶去。

王郎正与姬漠然谈得兴起，曾素巧却赶来了，而且问白玉兰在哪里，当曾素巧把林渺和白玉兰与之对话说了一遍之时，王郎和白善麟全都傻眼了。

他们根本就没曾让梁木与王贤应去姬府拿什么罗盘之类的东西，而白玉兰明明是与王贤应一起，且梁木是去送迟昭平，又是如何与王贤应走到一块的？而且说出这般谎话呢？

梁木到这一刻仍未归来，送迟昭平自不用这么长时间，而王郎因昨夜彗星之兆与姬漠然谈得兴致高昂，都几乎忘了梁木未回之事，经曾素巧这般一提醒，便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不好！”白善麟倏然之间记起那梁木似曾相识的眼神，不由得惊起道。

“怎么了？”厅中之人全都吃了一惊，王郎神色也变了，急问道。

“那个梁木一定便是林渺，我们都上当了！”白善麟的神色变得很难看地道。

“不会吧？”曾素巧神色也变了。

“立刻去把公子找回来，还有梁木！”王郎也意识到事态之严重，立刻吩咐道。

鬼鬼愁诸人都相视望了一眼，有些愕然，这才迅速起身而去。

巩超刚才被林渺点了穴道，手法并不重，只是半晌就自动解开，但却对林渺多了一丝恨意。

“那出去的定不是贤应，而是玉兰！”白善麟想到当初林渺与白玉兰在唐子乡来个金蝉脱壳，也是让白玉兰易容而去，却没料到今日却又重演了这场戏。

王郎虽然脸色极为难看，但却表现得极为沉稳，又向立于大门外的护卫道：“立刻在各院中寻找公子和白小姐的下落！”说完又向姬漠然略带歉意地道：“不好意思，小儿女弄出了一些事情，坏了先生兴致，望先生别介意，我们继续！”

姬漠然不由对王郎多了几分好感，只看王郎眼下这份镇定，可见此人的确有枭雄本色，他不由得笑道：“老夫也有些事，先走一步，他日有空，王员外可到我府中做客，老夫定当欢迎！”

“哦，那我送先生！”王郎向姬漠然客气地道。

白善麟知道事已至此，便是急也没用，毕竟他是一代宗师，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是以很快平静下来。

“我也送先生！”白善麟淡然道。

“请！”“请！”

与此同时，王府的家丁四处寻找王贤应的下落，而府中的高手，则以快骑向刚才马车消失的方向疾追。

府中家丁极多，人多也好办事，很快便在那个假山洞之中找到了王贤应。因为有人知道王贤应最初与白玉兰便是呆在这后花园之中，是以，大量的人力都放在这里寻找，果然有效。

王贤应并没有死，只是被林渺制住了穴道，但在被剥去衣服之后，又放在那假山洞之中，在寒气的侵袭之下，王贤应几乎都快冻僵了，脸色白得可怕，被救醒之后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一切都是他在失去了知觉之后才发生的。

找出了王贤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已是不问自明，剩下的任务便是追寻白玉兰的下落和那个所谓的梁木的下落。

王郎送走了姬漠然，他确实再没有必要留下对方，回过头来再看到王贤应那一副惨兮兮的样子，脸和唇都冻得青紫，又是心疼又是大恨，心中却又暗暗可惜。

他对那个虽有些神秘，却极为聪慧机智且有雄才大略的梁木极为看好，他本来还想着该如何去重用这个人，是以，他让王昌派人去调查梁木的底细，可是他却没有料到，这个被他看好的年轻人却是入室之狼，且是白善麟一直提防，而他却满不在乎的林渺。

王郎对林渺确实有些满不在乎的态度，因为他从来都没见过这个年轻人，只知其在湖阳世家为白善麟大闹了一通，为湖阳世家出过不少的力，而且自唐子乡救出白玉兰，甚至白玉兰一直因为这个年轻人而不肯嫁给她子王贤应。在他的思想中，林渺只是一个极为英俊的年轻人，靠脸蛋而已，却没料到这一刻却被林渺给耍了一回，使他大失颜面。

不过，王郎仍觉得林渺是个极好的人才，居然敢只身易容入虎穴，再找机会带走白玉兰，这要胆量，同时也要机智和灵活的脑子。单只看他与曾素巧的对话，便可看出他如何机智，这样的人才，确实让王郎爱惜。但是，眼下最重要的问题乃是要把白玉兰找回来，否则他那些发出的请帖都变成了笑话的把柄了。他身为一方豪雄，这个面子确实丢不起。

王郎遣出府中所有的高手和家将，他必须要找到林渺和白玉兰！但是他却明白，以林渺那能混入府中一天多，且把白玉兰化装成其子王贤应而未被曾素巧看穿的易容

之术，想找出这两人确实如大海捞针，但是王郎却查出了那个为林渺驾车的侏儒的来历。

他知道这侏儒也是新入府的，只是由府中之人介绍而来，来自洛阳，听说是杀了薛子仲的儿子避难北方，但他如今知道这个消息又有何用？那侏儒也只是孑然一身，根本就无从查起，不过“侏儒”却是最好的特征，任何易容之术都无法将这个先天的巨大缺陷给掩饰。是以，王郎的手下高手四处寻找侏儒，寻找那辆载走林渺和白玉兰的马车，城中则四处寻找可疑的人物。

城门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加强了盘查，对出城的人寻问极为严格，甚至对有些人还要验脸，看看是不是易容而成。

后来，才知那辆马车早就已经在他们下令严查出城之人前便已自东门而出了。当时守城者认识这是王府的马车，并不敢盘问，而驾车者，便正是一个侏儒。

这个消息的证实，使王郎府中的高手大部分都追出了城外，林渺直接出城的可能性比较大，只要城外早有准备，如果他直接出城，完全可以以各种身份离去，若有人接应，到时候想找也没办法找到。

白善麟也恼，他本以为林渺收下了他二十万两银子后不会再来捣乱，谁知林渺居然仍胆大妄为地自王郎府中把白玉兰带走，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他以为王郎府中极为安全，至少，白玉兰与王贤应在一起会比较安全稳妥，可是林渺仍棋高一着，先他一步入了王郎的府中。事实上在林渺出言与迟昭平对话之时的神态，他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只是他与林渺相见仅数面，而且在湖阳之时，他根本就不曾在意这个年轻人，只是后来到了唐子乡，这个年轻人的锋芒才露了出来，但后来他们便再也不曾相遇过。是以，白善麟对林渺并不清楚，他也很难想象林渺的武功能够与迟昭平这等高手一较长短，而且让河东双雄的巩超轻易着了道儿，这确实让他有些意外。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将这个梁木与林渺联系起来。

事情既然发生了，任何多余的想法都是在浪费时间，不过白善麟唯一庆幸的是，这件事是在王郎府中发生的，虽然他有些责任，但他根本就不必向王郎解释和交代什么。在责任方面，王郎应该承担更多，这一切也只能怪王郎府内的戒备和防范措施不力。

王郎也感到脸上无光，不管白玉兰是不是心甘情愿与林渺一起走的，但他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白玉兰是在他府上失踪的。

林渺只觉一切顺利得让他有些意外，他本以为要救出白玉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不会这般顺利。

当然，这也跟今天特殊的日子有关，除夕日，王郎府中的人各忙各的，没有多少

人有闲情来注意他，而他因昨夜那一闹，使得在王郎府中的身份有所不同了。王郎为了想套住他这个人才，而对他另眼相看，让他有机会送迟昭平，这便给了他难得的机会。

另一个原因却是白玉兰和王贤应在一起，又是自外而来，尽管白善麟也带来了许多高手，以保护和看住白玉兰，但是这些人却不敢打扰王贤应和白玉兰谈情说爱，这便给林渺创造了出手的机会。

王郎也不会想到，自己竟是引狼入室，当然，这一切要不是那神奇的易容之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想在王郎府中救走白玉兰，那也是难如登天，除非是抢亲，但这在王郎的势力范围之内，那无异是飞蛾扑火，根本就没有机会。

铁头等人见林渺居然带着白玉兰奇迹般地回来了，他们几乎傻眼了，但却是极为高兴。他们也没有料到，林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项任务。

“主公真有能耐，鲁大哥呢？”铁头兴奋地问道。

“他驾车独自出城了，转头让他在城外与我们会合！”林渺淡然道。

“那我们这就收拾东西立刻出城吧？”任泉见已经完成任务，并不想再呆在城中，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不，我们还要在城中呆一些日子。”林渺悠然道。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猴七手诡笑着道。

林渺点头笑了。

“还是老偷儿有经验！”金田义也笑道。

“否则只怕他早被人抓数百上千次了！”铁头也附和道。

“不要把矛头全指向我好不好？”猴七手一脸无辜地道。

“那三爷准备怎么办？”任泉问道。

“把耿信先生找来，我想请他帮我联系上黄河帮的帮主迟昭平！”林渺吸了口气道。

“三爷要找迟昭平？”任泉奇问道。

“不错！”林渺肯定地点头道。

“你要找迟昭平干什么？”白玉兰微微有些醋意地问道。她是见过迟昭平的，不可否认，迟昭平虽不比她美，但吸引力绝不逊色于她，她不明白，为何林渺刚与迟昭平分开，却又要去找她，是以她有些醋意。

林渺见白玉兰那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不由笑道：“我们既然不准备立刻离开，总不能一直闲着，找迟昭平，只是想与黄河帮做一笔互惠互利的生意而已。”说话间，轻拥白玉兰的小蛮腰。

猴七手诸人瞪着双眼，一个个都表情极为古怪，因为白玉兰此刻乃是中年儒生的打扮，林渺这样一抱，却极是不伦不类的。

“看什么？”林渺见众人如此表情，不由没好气地问道。

猴七手眨眨眼睛，指了指白玉兰的那张脸。

林渺顺其所指看去，不由得也哑然失笑。

王家的高手快马追出城外，却在东城外十里处的一条小河边发现了那辆马车。不仅如此，还发现河边芦苇和水草有被碾压的痕迹，显然是这里曾停有船只。

在各种可能性的推断下，认为林渺乘船而去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在城外还有人接应。这一点在走出府门之时，便有人推断过。王郎也曾想过，如果林渺以最快的速度出城，而在城外又有人接应的话，那时想要找到他们，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的易容之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让人无法分出真伪。

王家的高手在派人回城相报的同时，也兵分两路，一路向小河上游追赶，一路向小河下游赶去，他们不相信以快马赶不上那只小船。不过事情的发展很难让人猜断，谁也不敢保证就一定可以追得上那只小船。

王郎听到城外有人自水路为林渺接应的消息后，情绪更是低落，他在心中本有这个猜想，按白善麟的说法，林渺一定是有备而来，如果不是有备而来的话，那么那马车这般急匆匆地赶出城外，一定是城外有人接应，而最有可能的则是水路。

一来水路不易搜查，二来水路快捷便利，只要进入清漳河，在那宽广的水域之中，想要截住每一只船，那确实是一件让人头大的事情，而且入了清漳河，便很难知道林渺的目的地会是何处。这条大河一直通向黄河，乃是黄河五大支流之一，仅次于渭水，比之洛水和汾水绝不逊色。

清漳水系源于山西晋中和上党，而至河北河间国入黄河，水系长达千余里。

“王昌，你立刻领人去清漳河上拦截，不惜任何代价，查寻过往的船只，不许放过任何可疑之人！”王郎吸了口气，沉声吩咐道。

王昌皱了皱眉头，却没有说什么，只是领着人便去了。

白善麟对林渺所为极为恼怒，但是却也没有办法，倒是有些后悔不该将白玉兰自铁鸡寨中带来河北，他仍小看这个年轻人了。不过，他却暗暗决定，如果林渺真的带走了白玉兰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过林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至少，在铁鸡寨，在宛城尚有林渺的人，他找不到林渺，可以找这些人出气。

王家的家将和护卫目光也全都转移到城外，转移到河面上的拦截，而对城中的搜寻也显得松弛，毕竟，人手有限，而王郎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宣扬此事，毕竟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

耿信在邯郸城中颇能吃得开，找到迟昭平落足之处并没有花多大的功夫，他与黄